舊五代史考異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二　　餘姚邵晉涵纂修

唐書第一

武皇紀上

代北行營招撫使　案新唐書沙陀傳元和三年盡忠款靈州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朝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從攻鎮州進府州刺史破吳元濟授檢校刑部尚書長慶初破賊深州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太和中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所載官爵詳畧先後與薛史異

名國昌　案代州有唐故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碑云公諱國昌字德興

中和三年薨　案新唐書沙陁傳光啟三年國昌卒與薛史異攷舊唐書僖宗紀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與薛史同歐陽史亦從薛史

徵諸道兵以討之　案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中自稱防禦留後新唐書懿宗紀乾符五年二月癸酉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歐陽史從舊唐書通鑑從新唐書薛史作乾

符三年與諸書異据通鑑考異引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録正作乾符三年趙鳳為唐宰相去武皇時不遠見聞較確宜可徵信云

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拜克用為大同軍防禦使新唐書作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通鑑作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俱與薛史異

天子復命元帥李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李涿通鑑亦作琢與薛史異

與薛葛安慶等部將　案新唐書作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

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　案通鑑友金初與高文集並降於李涿故得與陳景思南赴京師薛史不載

爲雁門節度使　案新唐書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爲雁門節度治代州是中和二年以前雁門非鎮名也据舊唐書初赦克用拜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二年擢雁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是克用爲雁門節度實在二年薛史疑誤

仍令以本軍討賊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重榮懼黃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

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茂不

濟乃遣使者約連和

河東節度使　案舊唐書僖宗紀五月制以鴈門以北行營節度忻代蔚朔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代州刺史上柱國食邑七百戶李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新唐書沙陁傳云救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所載官爵與薛史詳畧互異又武皇領河東薛史作七月舊唐書作五月通

鑑從薛史

自雁門赴鎮河東　案舊唐書八月李克用赴鎮太原制以前振武節度檢校司空兼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李國昌為檢校司徒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蔚朔等州觀察使薛史作七月仗節赴鎮八月赴鎮河東蓋七月始離京師八月乃歸河東也通鑑統繫于七月似未詳考

表其弟克修為昭義節度使　案通鑑克用表克修為昭義軍節度使在四年八月與薛史異

自河中南渡趨汝洛　案舊唐書四年二月河東節

度使李克用將出師援陳許河陽節度使諸葛爽以兵屯澤州拒之三月甲戌克用移軍自河中南渡東下洛陽通鑑統作二月似未詳考

汴師素忌武皇　案梁紀作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通鑑從梁紀今考新唐書沙陀傳亦作全忠忌克用桀驁難制與唐紀合蓋全忠之攻上源驛實忌其威名而欲害之非徒以其乘醉任氣也宜從唐紀

鎮州王景崇　案新唐書沙陀傳作王景崇與薛史同舊唐書作王鎔與薛史異考藩鎮傳景崇以中

和二年辛子鎔繼立是光啟初冦定州者當為王鎔非景崇也通鑑從舊唐書

光啟元年三月節度使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臨兵救之

案曲陽天安廟李克用題名碑云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親來救援時中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也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攷舊唐書中和五年三月丙辰朔丁卯駕至京師已已御宣正殿大赦改元是三月之十四日已改光

啟曲陽去京師遠故未知耳又克用親援處存與通鑑遣將康君立異今攷薛史武皇先遣康君立等與通鑑合繼乃親領兵救之與題名碑合惟薛史作五月碑作三月微有互異耳

乃移重榮于定州　案歐陽史作徙重榮于兗州攷新唐書王重榮傳亦云令攷徙重榮兗海節度使與薛史異

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挾邪忌正　案歐陽史作李昌符蓋唐實録避獻祖諱故去昌字

然後平謚朱温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詔克用將兵

援河中重榮貽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攻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遣來使奉表於行在

案舊唐書僖宗紀楊復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宣諭達復恭之旨王重榮李克用欣然聽命尋遣使貢奉獻縑十萬匹願殺朱玫自贖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詔使宣諭而改圖也與薛史異新唐書沙陀傳云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聞道奉表與元與薛史同歐陽史從舊唐書

通鑑從薛史

三軍立其姪遷為留後　案舊唐書昭宗紀歐陽史莊宗紀皆以孟遷為方立之弟新唐書孟方立傳作方立之子薛史武皇紀又作方立之姪未詳孰是

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　案新唐書作五月

以張濬為招討使　案新唐書本紀作張濬為行營都招討宣慰使張濬傳作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歐陽史作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

華州韓建為行營都虞侯　案歐陽史作韓建為副

使新唐書張濬傳作韓建爲供軍使

八月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　案新唐書作七月戊申李克用執昭義節度使孫揆通鑑從薛史作八月

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　案新唐書昭帝紀作十一月張濬及李克用戰于陰地敗績歐陽史亦作十一月與薛史先後互異

天子尋就加守中書令　案歐陽史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武皇紀下

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鎔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堯山　案通鑑云景福元年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與薛史同舊唐書作大順二年王鎔援邢州屯于堯山考此時邢州未叛于晉不得有王鎔之援師蓋即景福元年事誤移于前一年耳歐陽史從薛史

三月武皇進軍渡滹沱攻欒城下鼓城藁城四月燕軍冦雲代武皇班師　案舊唐書云景福元年二月庚寅太原易定之兵合勢攻鎮州王鎔復告難

于幽州李匡威率步騎三萬赴之時太原之衆軍于常山易定之衆堅守固鎮燕趙之卒分拒之三月克用處存斂軍而退是興師以二月至三月始旋師也通鑑云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于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是進師退師皆在三月也薛史作三月進軍四月班師與諸書異

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款于梁李存信構之也　紫

舊唐書云大順元年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怨克用

按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張濬王鎔求援今考薛史大順二年存孝始為邢州節度無由于元年冬得據邢州也舊唐書特因存孝攻澤潞而牽連書之其年月則誤耳新唐書歐陽史通鑑並從薛史作景福元年十月

武皇表馬師素為邢州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克用以大將馬師素權知邢洺團練事與薛史異

假道于魏州以應之　案舊唐書云乾寧元年正月瑄瑾勢蹙求救于太原李克用出師援之薛史作

五月與舊唐書異考朱瑄朱瑾自魚山之敗其勢始蹙當由正月遣使乞援至援師之出自在五月耳

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並來歸　案舊唐書昭宗紀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新唐書昭宗紀六月赫連鐸與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通鑑從新唐書作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俱與薛史異考雲州諸部因討李匡儔而來歸自當在七月而諸書皆作六月恐未足據

甲寅攻新州　案甲寅字誤下文十二月有辛亥壬

子甲寅則十一月不得有甲寅也据通鑑考異蓋薛史仍紀年錄之誤

二月以劉仁恭爲權幽州留後　案舊唐書作乾寧元年十二月以李匡威故將劉仁恭爲幽州兵馬留後歐陽史亦作元年冬事皆因平幽州而終言之未嘗核其年月也通鑑從薛史作二年二月

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　案舊唐書七月丁卯上遣內官張承業傳詔克用軍使令監太原行營兵馬發赴新平薛史作八月乙酉與舊唐書月日互異相隔殊遠舊唐書又作八月乙酉朔

延王至河中疑承業與延王同行据通鑑作壬午遣張承業詣克用軍葢壬午遣使乙酉始至軍耳

武皇上表請駕還京　案舊唐書作壬寅李克用遣子存貞奉表行在請車駕還京考當時奉表者即後唐莊宗也莊宗未嘗名存貞舊唐書誤

十一月丁巳　案舊唐書作十一月癸未朔疑十一月不當有丁巳据薛史上文十月有丙戌戊子則十一月斷非癸未朔矣通鑑所定月日皆從薛史

還軍渭北十二月武皇營于雲陽　案歐陽史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考通鑑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

於雲陽辛亥引兵東歸無緣得有六十日也歐陽史誤

進攻魏州　案舊唐書六月庚戌李克用率沙陀并汾之衆五萬攻魏州及其鄴大掠於其六郡陷城安洹水臨漳十餘邑報苹之怒也薛史作三月事蓋自三月興師至六月始退耳

甲寅天子出幸鳳翔　案新唐書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名克用入衛克用間道遣使者奔問並詒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答

汴帥迫天子遷都于洛陽　案新唐書帝東還詔至

太原克用泣謂其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
問行在
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堅領部族三十萬至雲州與
武皇會于雲州之東　案武皇會契丹于雲州通
鑑作開平元年新唐書作天祐元年與薛史異歐
陽史與薛史同又契丹國志作晉王存勗與契丹
連和會于東城殊誤東都事畧契丹與晉王會在
天祐三年遼史太祖紀與薛史同
梁主以懷英無功乃以李思安代之　案李思安之
代懷英通鑑作七月事與薛史繫五月異

廟號太祖　　業五代史補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陁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為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為朱以爺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為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黄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為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

之武皇初甚怒旣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之使寫觀其所為何如及至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即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安巴堅與吾把臂而

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温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廷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有小過失必寘于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嘗令寫真畫工即為撚箭之狀微瞑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賜予甚厚

唐書第三

莊宗紀一

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　案歐陽史從薛史作十一吳縝纂誤据徐無黨注莊宗年四十三逆推之當以甲辰年生乾寧二年破王行瑜時當云年十二今攷五代會要莊宗以光啟元年生年四十二北夢瑣言載莊宗獻王行瑜年十一薛歐陽二史俱同徐注作年四十三誤

此兒有奇表　案北夢瑣言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汴將氏叔琮康懷英　案懷英本名懷貞後因避梁

末帝諱始改名懷英薛史前後統作懷英今仍其
舊
周德威宿兵于亂柳 案原本作亂楊歐陽史作
亂柳胡三省通鑑注云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今
改正
以并汾九州歸附于梁 案并汾九州通鑑作河東
九州胡三省注云河東領并遼沁汾石忻代嵐憲
九州附識于此
承業曰臣受命先王 案原本作先帝攷晉王嗣位
之初武皇尚未追稱為帝今改正

二月壬戌　案原本作丙戌今据通鑑改正

至潞州黃碾下營　案原本作黃碾通鑑作黃碾胡三省注云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今改正

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　案歐陽史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攷克用邢州之役在文德元年今以莊宗生年計之當從薛史作龍紀元年

德威退保高平　案澤州因牛存節之救得全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云李存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弃城而去澤潞悉平殊失事實通鑑從薛史

德威乃退保隰州　案歐陽史九月丁丑如懷州通鑑作周德威等聞梁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是德威之退師因梁祖之親至也薛史唐紀不載

德威乃收軍而退　案通鑑引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三百級楊師厚退保絳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歿師厚進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

距柏鄉五里　案原本作七里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梁軍以五百人爭橋　案通鑑作梁軍橫亘數里競

前奪橋鎮定步兵衝之勢不能支與此徵異

先馳檄以諭之　案冊府元龜載晉王諭洺魏博衛滑諸郡縣檄天祐八年正月周德威等破賊狗地邢洺先馳檄諭邢洺魏博衛滑諸郡縣曰王室遇屯七廟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弔萬民罹塗炭之災必有英主奮庸忠臣仗順斬長鯨而清四海靖妖祲以泰三靈予位忝維城任當分閫念茲顛覆詎可晏安故仗威文輔合之規問羿浞凶狂之罪逆温碭山肅隸巢孽餘凶當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掃平之際束身泥首請命牙門旣藏姦詐之心惟

示婦人之態我太祖俯憐窮鳥曲為開懷特發表章請帥梁汴纔出萑蒲之澤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國祚隆周漢迹盛伊唐二十聖之鎡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則五侯九伯內則百辟千官或代襲簪纓或門傳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鎮定兩藩國家巨鎮真安民而保族咸屈節以稱藩逆温惟仗陰謀專行不義欲全吞噬先據屬州趙州特發使車來求援助予情惟盪寇義切親仁躬率賦輿赴兹盟約賊將王景仁將兵十萬屯據柏鄉遂驅三鎮之師授以七擒之畧鸛鵝纔

列梟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勢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組甲雕戈皆投草莽謀夫猛將盡作俘囚聲山既快于天誅大憝須垂于鬼錄今則選蒐兵甲簡練車徒乘勝長驅剪除元惡凡爾魏博邢洺之衆感恩懷義之人乃祖乃孫爲聖唐赤子豈徇虎狼之黨遂忘覆載之恩盖以封豕長蛇憑陵薦食無方逃難遂被脅從空嘗膽以含冤竟無門而雪情既聞告捷想所慰懷今義旅徂征止于招撫昔耿純焚廬而向順蕭何舉族以從軍皆審料興亡能圖富貴殊勲茂業冀子貽孫轉禍見

機決在今日若能詣轅門而效順開城壁以降迎長官則改補官資百姓則優加賞賜所經詿誤吏不推窮三鎮諸軍已申嚴令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但仰所在生靈各安耕織予恭行天罰罪止元凶已外歸明一切不問凡爾士衆咸諒予懷

率親軍屯白馬坂　案通鑑作白馬阪

并六鎮書　案原本作大鎮今据通鑑改正

五月六鎮使至幽州梁使亦集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録云三月己丑

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咎之推爲

尚父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亦云宜稔其惡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謹奉冊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尉中書令燕王為尚書令尚父五月六鎮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尚父採訪使議

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之　案通鑑作戊申燕主守

光將兵二萬寇易定薛史作辛丑與通鑑異

唐書第四

莊宗紀二

是日誅守光　案遼史太祖紀七年正月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考遼太祖七年即天祐十年莊宗以天祐十年冬始拔幽州十一年正月乃凱旋也遼史誤以次年事先一年書之

遣使推帝爲尚書令　案通鑑考異引唐實錄云天祐八年晉王已稱尚書令薛史作天祐十一年與唐實錄異

是月二十九日夜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二十七日今攷薛史賀德倫傳作二十九日與此紀合

帝自晉陽東下與存審會　案通鑑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于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

以故將李巖為檀州刺史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李巖

決圍而出　案通鑑作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

遣將石嘉才　案梁紀作家才唐列傳作家財

以袁建豐為相州刺史依舊隸魏州　案通鑑作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八月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與薛史異

梁祖自督軍攻棗強甲申城陷屠之　案通鑑作丙戌

蓨人持鉏耰白梃追擊之悉獲其輜重　案通鑑後梁紀云帝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

周德威大破燕軍于羊頭岡　案通鑑作龍頭岡攷
異引莊宗實録作羊頭岡
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　案歐陽史作十月劉
守光請降王如幽州据薛史則帝發晉陽在十一
月甲辰非十月也通鑑從薛史
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
案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蔚州遼史太祖紀
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與薛史
異
閏蔚州陷乃班師　案遼史太祖紀十一月攻蔚新

武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其
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噪乘之不踰時而
破盖由朔州進破蔚州也通鑑作晉王自將兵救
雲州契丹聞之引去與遼史異
嗣源具以事聞　案遼史太祖紀四月圍幽州不克
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氣如煙火狀上曰未可攻也
以大暑霖潦班師留盧國用守之是契丹主已于
六月退師矣薛史及通鑑皆不載
是月淮南楊溥遣使來會兵将致討于梁也　案十
國春秋吴世家作七月晉王李存勗遣閤使持帛

書會兵伐梁王辭以虔州之難與薛史異

唐書第五

莊宗紀三

鄩憂恚發病而卒　案梁書劉鄩傳作遇酖而卒與唐紀異

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　案歐陽史作正月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五代春秋作三月趙人張文禮殺其君鎔與薛史繫二月前後互異

帝左右亦勸帝早副人望帝撝挹久之　案九國志趙季良傳季良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由

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

定州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子都幽于别室都自稱留後　案歐陽史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

王郁誘契丹安巴堅冦幽州　案契丹國志王處直在定州以鎮定爲脣齒恐鎮亡而定孤乃潛使人語其子王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救鎮州之圍王郁説太祖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則皆爲己物也不然則爲晉王所有矣太祖以爲然率衆而南

遂引軍涿州陷之　案契丹陷涿州在天祐十八年李嗣弼傳作天祐十九年紀傳互異

帝乘勝追襲至幽州　案契丹國志晉王趨望都為契丹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晉王始得出因縱兵奮擊太祖兵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人馬死者相屬太祖乃歸

故為梁人所襲　案九國志趙季良傳莊宗入鄴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久一日莊宗召季良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

與賊兩檣綫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戰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幾失吾大計

右臺右丞相盧澄　案原本作盧登今從通鑑攷異改正歐陽史作盧程

帝令中書焦彥賓馳至楊劉固守其城　案通鑑作帝令宦者焦延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其城

六月乙亥帝親御軍至楊劉　案通鑑作乙亥帝艤舟將渡梁軍遂解圍　案歐陽史作六月及王

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據薛史則王彥章因救至而
解圍未嘗敗績也
遣騎將李紹貽　案通鑑作李紹榮
至遞公鎮　案永樂大典原本作遽公鎮令從通鑑
考異所引薛史作遞公鎮通鑑從莊宗實録作遞
坊鎮

唐書第六

莊宗紀四

河南尹張全義上章申理乞存聖恩　案通鑑張全
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

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投斷以存聖恩

以趙光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案歐陽史作趙光允為中書侍郎不載大學士銜與薛史詳畧異

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 案歐陽史作甲子如洛京庚午至自汴州薛史作西京蓋其時未改永平軍為西京故尚仍梁制稱洛陽為西京也又通鑑考異云諸書但謂之洛京未嘗詔改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

洛京西史脫其文也歐陽史于元年冬即書洛京未審所据

詔改偽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西京京兆府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與薛史日月互異

枯檜再生一枝　案五代會要云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枯檜重華至安祿山僣號萎瘁元宗自蜀歸京枝葉復盛至是再生一枝長二尺餘蓋一時諂諛之言也

莊宗紀五

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橋　案契丹國志時契丹日益強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

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　案通鑑作岐王

仍賜不拜不名　案五代會要太常禮院奏李茂貞封冊之命宜准故襄州節度使趙匡凝之例施行秦王受冊自備草輅一乘載冊犢車一乘并本部鹵簿鼓吹如儀從之

鎮州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　案通鑑

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與薛史異

中書門下上言州縣官在任考滿即具闕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官從之　案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中書門下奏刺史縣令有政績尤異爲衆所知或招復戶口能增加賦稅者或辨雪冤獄能拯人命者或去害物之積弊立利世之新規有益時政爲衆所推者即仰本處逐件分明聞奏當議獎擢或在任貪猥誅戮生靈公事不治爲政怠惰亦加懲罰其州縣官任滿三考即具闕申送

吏部格式候勅除銓注其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授者從之

淮南楊溥遣使貢賀郊天禮物　案十國春秋吳世家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

靈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　案威警疑當作威涇改通鑑注云警州在涇原西今仍其舊

潞州小校楊立據城叛　案歐陽史作三月潞州將楊立反與薛史異五代春秋作四月盜據潞州與

薛史同

唐書第八

莊宗紀六

內園使　案歐陽史作內園栽接使考五代會要內園栽接使係梁時雜使創置之官

伶官言之者衆　案清異錄同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裹名品日新令伶人所頂尚有傳其遺製者

為兄繼業等訟其陰事故誅之　案冊府元龜載張繼業為河陽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繼業

上疏稱弟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爲假子令管衙内兵士自皇帝到京繼孫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圖不軌兼私家淫縱無别無義臣若不自陳恐累家族勅曰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誅所以絶姦邪之迹其或罪狀騰于衆口醜行布于近親須舉朝章冀明國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張氏子孫自小丐養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能酬撫育之恩厭謙恭之道擅行威福常逞姦凶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縱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有識者所不忍言無賴者實爲其黨而又

橫征暴歛虐法峻刑藏兵器于私家殺平人于廣陌罔思悛改難議矜容宜竄逐于遐方仍歸還于姓氏俾我勲賢之族永除汚穢之風凡百臣寮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戶叅軍同正兼勒復本姓尋賜自盡仍籍没資産

契丹安已堅東攻渤海　案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五月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于東攻渤海之事闕而不載考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七月契丹東攻渤海國與薛史同

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　案五代會要載此

詔云藩方侯伯內外臣僚于京邑之中無安居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營

請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從之　案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八日中書門下奏諸道除節度使及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軍事判官伏以翘車著詠戔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尊俎由是副已知之薦或接士之榮必當備悉行藏習知才行允奉幕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爰自偽梁頗乖斯義皆從除授以佐藩宣因緣多事之秋慮爽得

人之選將期推擇式示更張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判官兩使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竝任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其軍州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

奏請差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　案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銓等司公事竝繫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前件格文本朝創立檢制姦濫倫叙官資頗謂

精詳久同尊守自亂離之後巧偽滋多魚同光二年八月車駕在東京權判工部員外郎盧從本司起請一卷竝以興復之始務切懷來凡有條流多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選人竝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餘人銓曹檢勘之時互有援引去留之際不絕爭論若有依違必長訛濫望差權判尚書省銓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舊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務令簡要可久施行從之

李嗣源歸鎮　案通鑑作己巳命宣武軍節度使李

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是嗣源因出師而歸鎮也

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 案五代會要作每兩與減放五文

內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曰順天元寶 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錢近見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爲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

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　案五代春秋作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据薛史則己酉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與五代春秋異蓋五代春秋祇以下詔之日為據也

庚辰車駕至自鄴　案原本作庚辰歐陽史作庚申疑永樂大典傳寫之訛考通鑑及五代春秋皆作庚辰又疑原本不誤据上文正月甲午朔二月甲子朔三月癸巳朔則三月不得有庚辰也蓋其誤始于薛史而通鑑五代春秋皆襲其訛耳今姑從原本仍為辨正於此

夏四月癸亥朔　案五代春秋作辛亥朔通鑑從薛史

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　案五代會要時以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尚干浮議故命盧質覆試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允卒　案薛史二年六月光允加兼戶部尚書此處作工部前後互異未知孰是

詔括天下私馬　案五代會要詔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蓋當時私馬之禁如此

將收蜀故也　案三楚新録莊宗謂高季興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才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果大悦

唐書第九

莊宗紀七

改宏文館爲崇文館　案五代會要載同光三年勅

云崇文館比與宏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協舊典

蓋豆盧革曲為之說也

禮部尚書王正言　案原本作直言今據歐陽史改

正

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　案原本入草訛全草今據

通鑑及冊府元龜所引薛史改正

鎮州衛州奏　案原本脫鎮州二字今據冊府元龜

所引薛史增入

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　案原本作少保今據列

傳改正

乃於壽安縣界别卜是陵　案五代會要載中書門下奏議云人君以四海爲家不當分其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禮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今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勑功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爲允從之

西征之師入大散關　案九國志趙廷隱傳云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焚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

斷吉柏津　案通鑑作桔柏歐陽史亦作吉柏今

仍其舊

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自扶州路奔于西川　案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記云王承休握銳兵於天水兵及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沿路爲西蕃擄奪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汭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問之曰親握重兵何得不戰曰畏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納款曰初入蕃部幾許人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

魏王曰汝可償萬人之命遂斬之
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來降　案原本作世諤今
据通鑑十國春秋改正
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　案九國志王宗
壽傳王衍時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入境郭崇韜
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据
薛史則王衍未送欵宗壽已降矣與九國志異
已梟斬訖　案九國志王宗弼傳唐師陷鳳州衍遣
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
令宗弼守綿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

送欵于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于魏王遷衍及母妻于西宮通鑑作李嚴至成都宗弼猶乘城為守備與九國志異

丙辰蜀主王衍出降　案王衍出降在十一月丙辰通鑑與薛史同歐陽史作乙酉蓋據其上牋歸命之日而先書之其實乙酉唐師尚在綿州未入成都也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蜀主王衍降尤誤

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龕潤　案原本潭泊訛覃泊龕潤訛寵潤今並從通鑑改正

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　案通鑑以瓊華為克讓

女則莊公之從姊也隆平集東都事畧孟昶傳並云父知祥尚唐莊宗妹俱與薛史異

日于上東門外佇望其來　案原本作尚東門據通鑑注云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春今改正

其有功臣者削去　案此句疑有脫誤據五代會要作其有功臣名號並宜削去

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　案原本作兩班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又奏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　案清異録莊

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爲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

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 案原本作睢王攷通鑑及歐陽史皆作雅王薛史宗室傳亦作雅王今改正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 案歐陽史作圍其館胡三省云歐陽史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据雲谷雜記唐末藩鎮入朝館舍皆稱邸第似無庸更易其字通鑑仍從薛史作第

武等友諒舊將時皆為刺史並以無罪族誅　案通鑑云友諒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蓋以薛史為據於七人姓名不為全載考歐陽史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陽師太王景來仁白奉國可補薛史所未備

署皇甫暉趙進等為都虞候斬斫使　案九國志趙進傳云莊宗入洛猶行遣屯稟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進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鄴中士卒莫有鬬志進等因陷其城未踰旬兵數萬在禮署進衙

内都虞侯三城巡檢使通鑑作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與九國志異

三月丁未朔　案通鑑作丁巳朔與薛史異

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　案通鑑作庚申李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狥於鄴城下而殺之與薛史異

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　案通鑑作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甲子夜軍亂攷異引莊宗實録作壬戌至鄴都癸亥夜軍

士張破敗作亂與薛史異曰通鑑從薛史
帝遣嗣源子從審　案從審歐陽史作從璟考通鑑
從審自衛州歸莊宗賜名繼璟與歐陽史異
帝幸糴店以勞之　案通鑑作鷄店胡三省注云薛
史作糴店今仍其舊
因投河而死　案隆平集内臣李承進逮事唐莊宗
太祖嘗問莊宗時事對曰莊宗好畋獵每次近郊
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陛下與救接莊
宗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蕭墻之禍由賞
賚無節威令不行也太祖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

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誠兒戲

甲戌次石橋　案通鑑作甲申次石橋西與薛史異歐陽史作甲戌至自萬勝與薛史合

四月丁丑朔　案歐陽史及通鑑五代春秋俱作四月丁亥朔考遼史天顯元年即同光四年亦作四月丁亥朔薛史此紀作丁丑與諸書異案是年正月係戊午朔三月係丁未朔則四月朔日當為丁丑然薛史明宗紀亦作四月丁亥朔蓋各据莊宗實録明宗實録未及合考

時年四十二　案琬炎集載宋實録王全斌傳云同

光末蕭墻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歸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東都事畧符彥卿傳云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

五坊人善友　案通鑑作鷹坊人善友胡三省注云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善姓也

廟號莊宗　案五代史補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

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晷刻并在路散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以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為所滅良有以也　初莊宗為公子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故于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鬭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年園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

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為民父母豈其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斯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佯為詬責曰汝為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為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留閑地安得縱百姓耕耡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嬉笑繼和于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恕縣令罪　五代史闕文莊宗嘗因博戲覩骰子采有暗相輸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

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譟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為暗箭之應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三代祖諱教　案原本作諱敖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皇考諱霓　案歐陽史云父電未知孰是

媪告其故　案北夢瑣言云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媪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襲破李存信于莘縣　案原本作華縣今据新唐書藩鎮傳改正

柏鄉之役　案原本訛松鄉今据通鑑改正

吾當與天皇較力耳　案原本作人皇攷遼史太祖稱為天皇讓宗追稱人皇莊宗初年侵幽州者乃太祖非讓宗也今改正

十二月契丹入冦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　案歐陽史云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入冦破敵皆作冬間事蓋順文併叙之耳當以薛史為徵實

請令公帝河北 案原本作河中今据通鑑改正

趙在禮等歡泣奉迎 案通鑑亂兵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等率諸校迎拜嗣源

獲官馬二千匹 案歐陽史作掠小坊馬三千匹

四月丁亥朔 案丁亥朔與莊宗紀異据莊宗紀三月丁未朔則四月當作丁丑据此紀下文有己丑甲午則當作丁亥前後參差未詳孰是

己丑 案通鑑作乙丑疑傳寫之訛歐陽史從薛史作乙丑

量事放痊以聞　案北夢瑣言莊宗諸弟存紀存確
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者重誨曰主上
以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令殺之
果併命于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以樞密副使孔循爲樞密使　案歐陽史作左驍衛
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吳鎮纂誤云孔循傳作左
衛大將軍爲樞密使俱與薛史異

唐書第十二

明宗紀二

五日一度內殿起居　案五代會要載天成元年五

月三日勅今後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

西都知府張籛　案原本作張鏐今据通鑑改正

端明之職自此始也　案五代會要云明宗初登位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于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創端明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為之

故萬州司戶朱友謙　案原本作萬州令据歐陽史改正

樞密承旨段佪　案九國志作段懷攷歐陽史及通鑑並作段佪今仍其舊

至是遇入閤即賜之　案五代會要云明宗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惟每月朔望日合入閤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仍五日一起居遂爲定式

正衙威容　案原本正衙訛王衛今据冊府元龜改正

令乞郤割隷本管詔可之　案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荆南史天成元年二月壬辰請忠夔萬州及雲

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

壬辰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

是日葬莊宗于雍陵　案原本作永陵攷徐無黨五代史注莊宗陵名雍陵石晉時避諱稱伊陵原本永字誤今改正又莊宗葬日通鑑從哀詔冊文作丙子薛史從實録作乙亥

改王參之本名　案王參疑有舛誤据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王參今無可考姑仍其舊

唐書第十三

明宗紀三

內出象笏三十四面　案歐陽史作三十二

遣人擒公儼于北海縣與同黨斬于州東　案通鑑

彥威聚兵淄州以圖進取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

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

僞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　案原

本作張裕攷舊唐書張濬傳濬次子格仕蜀爲平

章事今改正

僞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　案遼史作盧國用蓋文

進在遼改名國用耳

國主安巳堅以七月二十七日卒　案遼史太祖紀

作七月辛巳上朔

可轂令月十九日朝參　案歐陽史作廢朝三日

契丹次　案契丹次蓋言契丹方即次也薛史前後

如攻城次鎭州次多單用次字疑即當時案牘之

文今仍其舊附識于此

詔嚴禁鐵錢　案洪遵泉志引宋白續通典云天成

元年十二月敕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鑞錢即宜毀

棄不得行使

唐書第十四

明宗紀四

令改名爲亶　案楊文公談苑云唐時避諱最重人君即位多更名後唐尚沿其例明宗初名嗣源後改名亶于是楊檀改稱楊光遠其金檀及檀州諸州縣皆後改更則并偏旁字而亦改之當時明宗在御臣下避諱之嚴如此今考薛史清泰二年楊檀始賜名光遠以避廟諱在明宗時未嘗改也

以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　案通鑑攷異梓夔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

遣供奉官買俊使淮南　案九國志作賈進攷冊府

元龜所引薛史亦作後令仍其舊

又請選孳生馬分置監牧竝從之　案五代會要任圜奏三京留守諸道節度觀察諸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至等節貢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爲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跋涉之際護養稍難因此羣方俱爲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已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直冀貢輸之稍易又誠敬之獲申庶欲于諸處揀孳生馬準舊制分置監牧仍委三司使别具制置奏

聞

房知温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寧

國軍節度使烏震尋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　案

五代春秋盧臺戍軍亂房知温討平之据薛史房

知温傳及通鑑知温初誘戍軍為亂繼恐事不濟

乃與安審通謀討亂兵也五代春秋所書殊非實

寔

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各罰半月俸　案五代會要長

興三年五月詔文武兩班每遇入閤賜食從前御

史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食惟北省

官于敷政門內別坐既為隔門各不相見致行坐不齊難于肅整今後每遇入閤賜食北省官亦宜于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以北首為上待班齊一時就坐

五品官各薦簿尉兩人　案五代會要作五品六品官各許薦簿尉兩人原本疑脫六品二字

或有不公　案原本脫公字今從五代會要增入

夔州刺史西方鄴奏殺敗荊南賊軍收峽內三州

　案通鑑六月西方鄴敗荊南水軍于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薛史繫七月甲子蓋以奏聞之日為據

歐陽史與薛史同

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案五代春秋作元年七月殺豆盧革韋說攷歐陽史元年七月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溆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二年七月殺豆盧革韋說與薛史異五代春秋繫于元年誤也

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案安重誨害任圜五代春秋及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据

薛史作十二日是年十月爲乙卯朔十二日乃庚
寅也與歐陽史異日

唐書第十五

明宗紀五

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望令宰相兼判　案五代會
要載原奏云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
此官况屬聖朝方勤庠政須宏雅道以振時風望
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

時契丹方陷平州　案契丹陷平州歐陽史作丁巳
通鑑不書日攷平州自梁開平中劉守光以賂契

丹天成元年盧文進舉其地以歸於唐至三年復
爲遼人所取自是平州遂屬於遼宋人論石晉賂
遼故地兼及平州蓋未詳考今附識于此
爲左驍衛上將軍　案通鑑作左衛上將軍歐陽史
從薛史作左驍衛
己亥回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爾珊等貢獻　案
歐陽史作戊戌
以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兼漢州刺史　案
九國志趙廷隱傳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廷
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

司空漢州刺史遂留屯成都

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　案遼史作三月王都以定州來歸五代春秋及通鑑並從薛史作四月

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擧失寔配流永州續勅賜自盡　案歐陽史作乙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乙未在壬戌前三日不應發配在後賜死轉在前也歐陽史疑訛

王師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　案通鑑壬戌王晏球破契丹于唐河北甲子追至易州所推長歷與薛史合

德鈞出兵援于要路幾無噍類　案通鑑作八月壬戌趙德鈞邀擊契丹据薛史八月係癸酉朔不得有壬戌疑通鑑誤

邢州節度使李敬周　案通鑑作李敬通薛史前後並作敬周歐陽史亦作敬周疑通鑑傳刻之訛

以刺史竇廷琬拒命故也　案竇廷琬反通鑑從薛史作十月歐陽史繫于十月以前與薛史異

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　案歐陽史作慕晉

壬午房知溫奏荊南高季興卒　案高季興卒通鑑作十二月丙辰詳見通鑑攷異

檢校太保張希崇為汝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汝州防禦使通鑑從薛史作刺史

唐史第十六

明宗紀六

賛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　案宋史作賛七歲誦書二十七卷宜賜別勅及第附今年春榜　案宋史云特賜童子及第附長興三年禮部春牓薛史作天成四年春牓與宋史異

三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　案歐陽

史作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與薛史異通鑑作
癸丑攷癸丑非二月三日也疑傳寫之訛
以王都首級獻于太社　案五代會要尚書兵部宣
露布于樓前宣訖尚書刑部侍郎張文寶奏曰逆
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太理卿蕭希甫受之以出
獻于郊社其王都男并蕃將等磔于開封橋
禁鐵鑞錢　案通鑑作鐵錫錢胡三省注云馬殷侍
湖南鑄錫為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疑
原本鑞字誤攷冊府元龜亦作鐵鑞錢今仍其舊
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

事 案歐陽史本紀作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趙鳳傳作禮部侍郎與本紀異見吳縝纂誤

伏以少帝令不入廟難以言宗 案舊唐書哀帝紀云中書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今攷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博士呂明龜議引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之禮請別立廟于園陵故不稱景宗非議其行事有失也舊唐書誤

丙辰權知荊南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 案通鑑作庚戌

史舘上言所編修莊宗一朝事迹欲名爲寔録太祖獻祖懿祖名爲紀年録從之　案五代會要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館奏據左補闕張昭遠狀嘗讀國書伏見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獻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際立功王室陳力國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後來勤王戮力翦平多難頻立大功三換節旄再安京國莊宗皇帝終平大憝奄有中原倘闕編修遂成湮墜伏請與當館修撰參序條綱撰太祖莊宗實録四年七月監修國史趙鳳奏奉勅修懿祖憲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録自今年六月一日

起手旋具進呈伏以　凡闕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
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冊號之帝約文摭可
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為實錄
其太祖以上並目為紀年錄從之
京城內有南州北州乃張全義光啓中所築　案洛
陽縉紳舊聞記引薛史此文而辨之云言光啟中
築乃再葺而已非始築也其城壕今尚有遺跡焉
使副劉玫　案通鑑作韓玫
賜匹帛有差　案五代會要監修趙鳳修撰張昭遠
呂咸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唐書第十七

明宗紀七

付本院召試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劉昫原奏云舊制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各藩批荅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並于當日呈納從前每遇召試多預出五題潛令宿搆其無黨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今請權停詩賦祗試三道仍內賜題兼定字數從之

稱奉宣命 案胡三省通鑑注云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

癸丑索自通藥彥稠等奏收復河中　案通鑑作辛亥索自通拔河中斬楊彥温癸丑傳首來獻歐陽史亦作辛亥自通執彥温殺之歟薛史爲詳審

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密人邊彥温並族誅　案李行德等族誅歐陽史作壬寅與薛史異

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　案宋史職官志三司使在宣徽使後蓋仍後唐之制

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封秦王仍令所司擇日冊命　案五代會要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

院奏草定秦王儀注博士段顒議曰據開元禮臨軒冊禮命諸王大臣其日受冊者朝服從第鹵簿與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通事舍人引不載謁朝還第之儀自開元以後冊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立于位高品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院亦無乘輅謁朝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班爵祿所以示無自專稟之于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烝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殿廷敬慎之道也今當司欲準開元禮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備

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至應天門外奉冊置于載冊之車秦王升輅出謁太廟訖歸理所儀仗鹵簿如來時之儀從之

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　案歐陽史作傳極攷薛史列傳及通鑑並作傳拯疑歐陽史傳刻之訛

尚書博士田敏請依舊典藏冰頒冰以消陰陽愆伏之沴詔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原敕云藏冰之制載在前經獻廟之禮廢于近代既朝臣之特舉繫典禮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宜依其桃孫練矢事久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宜準往制

藏氷

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廻奏董璋攻陷閬州

案董璋陷閬州通鑑作九月庚辰歐陽史作十月

乙巳葢以奏聞之日為據也

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宏贄瀘

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

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人收復劍州　案通鑑攷

異引唐實錄作今月十三日大軍進攻入劍門次

十七日收下劍州薛史統繫于十三日疑有舛誤

東丹王托雲越海來歸國　案遼史太宗紀十一月

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又義宗傳太宗既立見疑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薛史不載明宗密召之事當日人皇王自以見疑出奔當不待明宗之召也

十二月乙未荆南奏湖南節度使楚國王馬殷薨案五代春秋十二月楚王殷薨據通鑑殷卒于十一月己巳至十二月始奏聞耳

壬申契丹東丹王托雲自渤海國率其衆到闕 案托雲歸唐五代春秋作二年正月蓋以到闕之日為據歐陽史作四年十一月丙戌蓋以奏聞之日為據

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 案原本作汝州今據通鑑改正

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殁于王事廢朝 案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歐陽史作四月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

死之與通鑑異以薛史考之歐陽史蓋誤以奏聞之日為城陷之月宜從薛史

見禁囚徒除死罪外並放　案歐陽史作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與薛史作壬子異

己亥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贊崇緒等並賜死　案五代春秋作五月誅安重誨歐陽史作閏五月丁酉與薛史異

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為羽林統軍　案原本作漢章攷上文有雲州節度使楊漢章不應黔州節度使與之同名今據通鑑改正

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　案

歐陽史作丁亥通鑑從薛史

唐書第十九

明宗紀九

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　案歐陽史作靜難軍

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　案

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勑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為抄寫仔細看讀然後僱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

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請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蓋刻板之流行實始于此　愛日齋叢鈔云通鑑載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曰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曰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刋板印賣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己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王仲言揮麈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遊間其人有

雖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刋之印行書籍創見于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仿其製作刋板于國子監為監中刻書之始　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為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案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于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

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淺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于馮道而沈存中又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行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為板本大槩唐末漸有印書特未盛行後人遂以為始于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絶斯文信矣

藥彥稠奏誅黨項阿埋等十族　案歐陽史二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據薛史則甲戌己奏捷非己卯也

戊午荊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

兵逆戰璋大敗　案通鑑孟知祥克東川在五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俱作六月蓋以薛史奏聞之日爲據

供奉官李瓌　案通鑑作李存瓌唐人避莊宗諱故去存字

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王錢鏐薨廢朝三日　案五代春秋七月吳越王錢鏐薨蓋祇以薛史廢朝之日爲據也通鑑作三月庚戌與九國志異

丙戌詔賜諸軍救接錢有差　案救接錢疑有舛誤

攷冊府元龜亦作救援今仍其舊

癸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　案通鑑馬希聲卒在七月辛卯五代春秋從薛史作八月

壬午史館奏宣宗已下四廟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荆湖購募野史及除目報狀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十一月四日史館奏當館昨為大中以來迄于天祐四朝實錄尚未纂修尋具奏聞謹行購募勅命雖頒于數月圖書未貢于一編蓋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滅絕難可訪求切恐歲月漸深耳目不接長為闕典過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奥

壞至于閩越方屬勲賢戈鋋自擾于中原屏翰悉
全于外府固多奇士富有羣書其兩浙福建湖廣
伏乞詔旨委各于本道采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
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歷銀臺事宜內外制詞
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據有者抄錄上進若民
間收得或隱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請議爵賞

唐書第二十

明宗紀十

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平
章事　案歐陽史劉昫傳作三年本紀仍從薛史

作四年

二月癸丑朔　案上文正月爲戊寅朔則二月不得爲癸丑朔原文疑有舛誤

帝于便殿問延光内外見管馬数　案錦繡萬花谷引薛史作范延慶疑傳寫之誤

肥騎士而瘠吾民何益哉　案五代會要上問見管馬数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道蕃賣馬者往来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以四十五貫以臣討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消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

十月勅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給
券具數奏聞
以刑部侍郎劉贊為秘書監秦王傅　案通鑑作兵
部侍郎歐陽史從薛史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四月
以秘書監劉贊為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
瓚為秦王友前襄州觀察使魚崇遠為秦王府記
室參軍時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上頗問近臣
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置議請自選擇乃降是
命
聖體不豫翼日而愈　案北夢瑣言云上聖體乘和

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棊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以著作佐郎尹拙為左拾遺直史館　案五代會要尹拙為左拾遺王慎徽為右拾遺並直史館薛史闕載王慎徽

詔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　案五代會要秦王從榮加兼中書令與宰臣分班左右定位及為天下兵馬元帥勑曰秦王位隆將相望重磐維委任既崇等威合異班位宜在宰臣

之上

戊子帝不豫　案歐陽史本紀作十月壬申幸上和亭得疾秦王從榮傳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上和亭得傷寒疾紀傳互異五代春秋從薛史作戊子帝不豫

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　案五代春秋作壬午誅從榮蓋傳寫之訛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壬辰

乙未以三司使孫岳為亂兵所害廢朝　案孫岳被害通鑑繫於壬辰蓋與從榮之死同日歐陽史作乙未康義誠殺孫岳是以廢朝之日為專殺之日

也

廟號明宗　案五代史補明宗之在位也一日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輕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此也　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邊地老于戰陣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

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爲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于五代粗爲小康

唐書第二十一

閔帝紀

明宗第三子也　案歐陽史作明宗第五子吳縝嘗辨其誤今考五代會要亦作第三子與薛史同

二十九日帝至自鄴　案歐陽史云明宗崩秘其喪六日考長興四年十一月癸酉朔二十日壬辰誅從榮二十六日戊戌明宗崩二十九日辛丑閔帝

已至自鄴矣不得云秘喪六日也

十二月癸卯朔　案五代春秋作癸亥朔蓋傳寫之訛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癸卯

乙亥契丹遣使朝貢　案遼史太宗紀天顯九年閏月戊午唐遣使來告哀即日遣使祭弔

以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並爲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　案通鑑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鎮在幕府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疎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于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

節度使符彥超為部曲王希全所害　案彥超被害

通鑑從薛史作閏月五代春秋繫于正月殊異

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

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為副部署　案歐陽史辛卯

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

度使藥彥稠為副薛史作丁酉與歐陽史異据通

鑑則思同以辛卯充都部署丁酉加同平章事也

蓋采薛史歐陽史而兼用之

楚匡祚　案薛史避宋諱作楚祚通鑑作楚匡祚

陝州奏潞王至潼關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　案歐

陽史作思同奔歸于京師死之與薛史異

帝以百騎出元武門　案契丹國志愍帝領五十騎自随出奔衛州與薛史異

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　案歐陽史愍帝紀戊辰如衛州廢帝紀己巳愍帝出居于衛州通鑑考異引閔帝實録云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蓋是月二十九日爲己巳故次日即爲庚午朔

無奈之何　案通鑑考異引南唐烈祖實録宏贇曰今京國阽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携神器西向公何

不因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言

帝遇酖而崩　案契丹國志王巒至衛州進酖于愍

帝愍帝不飲巒縊殺之與薛史異歐陽史同薛史

唐書第二十二

末帝紀上

明宗養爲己子　案通鑑考異引唐廢帝實錄云廢

帝諱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曰宣憲皇后魏氏鎮

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狥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

后帝以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于外舍屬用

兵不息音問阻絶帝甫十歲方得歸宗今考五代

會要歐陽史諸書皆作養子惟實錄作元子疑因
太后令稱為皇長子而傳會也通鑑仍從薛史
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　案通鑑考異是年三月辛
丑朔是十五日為乙卯也九國志李彥琦傳潞王
守岐下諸道將急攻其壘彥琦時在圍中罄家財
以給軍用
二十三日次靈口　案通鑑唐紀作零口攷冊府元
龜亦作靈口今仍其舊
二十七日次陝州　案歐陽史作己巳次陝州薛史
閔帝紀作丁卯通鑑從薛史

夏四月壬申帝至蔣橋文武百官立班奉迎　案通鑑四月庚午朔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攷異引廢帝實錄作三月三十日

癸酉王太后下令降閔帝為鄂王　案通鑑引閔帝實錄七月廢帝為鄂王廢帝實錄作癸酉薛歐陽二史從廢帝實錄

潞字一足已入洛矣　案原本作一足已入潞矣今据冊府元龜改正

甲申　案下文有癸未疑當作壬午

戊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伏誅　案五代春

秋乙酉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然宏昭投井死贇爲安從進所殺俱在三月未嘗與義誠同日伏誅也歐陽史作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通鑑作乙丑殺彥稠

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命將校錢帛各有差案通鑑云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

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 案通鑑作除去菩薩扶立生鐵胡三省注云閔帝小字菩薩

劉昫又奏判三司免祀事　叅五代會要清泰元年
五月宰臣劉昫奏中書以近敕祠祭行事官致齋
內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又宰臣行事致齋內不
押班不赴內殿起居不知印臣緣判三司公事其
祀事國忌行香伏乞特免從之
請以大朝會宣召例　叅五代會要載此奏下有差
李愚從事五字薛史刪去
封吳岳成德公為靈應王禮秩同五岳　叅五代會
要載中書門下奏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岳成德公
與汧山會稽醫巫閭同封至德二載十二月改吳

山為岳祠享官屬一同五岳今國家欲祈禱靈應宜示殊禮臣等商量請加封為靈應王從之

詔應曾受御署官逐攝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選　案徐無党五代史注云御署官疑是廢帝初舉兵時所置之官以其非吏部正授故須有旨方得選

雲州奏契丹寇境　案遼史太宗紀李從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書請討八月自將南伐九月乙卯次雲州則自太宗之伐唐人皇王召之也

以秦州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案五代會要二年三月宰臣張延朗奏臣判

三司公事每日內殿祗候其合綴前班押班伏乞

特免從之

唐書第二十三

末帝紀中

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　案五代會要載宗正寺原

奏云北京永興長寧建極三陵應州遂衍奕三陵

准曹州溫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是曹州先以府

官朝拜北京應州後從其例也薛史刪併原文似

未分晰

枉耗國力　案通鑑注引薛史作枉費破冊府元龜

亦作枉耗今仍其舊

辛卯　案歐陽史作夏五月辛卯通鑑從薛史作四月

時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軍士喧噪遽呼萬歲乃斬暉等以止之　案契丹國志契丹屢攻北邊時石敬瑭將大兵屯忻州潞王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倡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潞王聞益疑之

侍衛步馬都指揮使宋審虔　案原本脫虔字今據

通鑑增入

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 案歐陽史作刑部尚書房暠為樞密使據薛史暠由宣徽南院使遷授非先為刑部尚書也

以前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為滄州留後 案通鑑劉延朗欲誅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帝聞之以為橫海留後

渤海國遣使朝貢 案歐陽史渤海遣使者來繫於九月之後據薛史則事在十一月非九月也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棁 案原本訛崔櫓今據歐

陽史改正

唐書第二十四

末帝紀下

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吳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　案五代會要同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李祥直館左拾遺吳承範右拾遺楊昭儉等各頒賚有差

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為御史中丞　案通鑑呂琦與李崧建和親契丹之策為薛文遇所沮改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

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駙馬都尉

石敬瑭爲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　案歐陽史

廢帝紀于五月以前即書石敬瑭反與晉本紀自

相矛盾据薛史五月辛卯始移敬瑭于鄆州戊戌

始聞拒命也五代春秋通鑑俱與薛史同

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　案通鑑作昭

義節度使皇甫立奏石敬瑭叛

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

署尋改爲招討使　案通鑑乙巳以張敬達兼太

原四面排陣使丙午以為太原四面都部署丁未又知太原行府事不言其為招討使歐陽史又作都招討使與薛史微異

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　案康福進疑當作康福据册府元龜引薛史亦作康福進今姑仍其舊

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　案重英通鑑作重殷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姪男尚食使重又供奉官重英並與薛史不同

九月甲辰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于太原

城下　案張敬達與契丹戰于太原薛史晉紀作
辛丑蓋辛丑日戰越四日甲辰乃奏到也通鑑亦
作辛丑遼史作庚午與薛史異歐陽史作甲辰戰
于太原殊誤
詔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趋榆次　案遼史避太宗
諱作范延廣
帝深以為然竟不行其議　案遼史義宗傳云倍雖
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
珂弑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盍討之
是東丹王宣啓兵端唐君臣或知其陰謀故龍敏

之說不行

又詔民十戸出兵一人器甲自備　案契丹國志云唐發民為兵毎七戸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民間大擾與薛史互有詳畧

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于晉安寨以兵降契丹　案歐陽史通鑑俱作閏十一月甲子五代春秋作十一月誤

契丹主以漢軍與石敬瑭其馬及甲仗即齎馳出塞　案遼史云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與薛

史異通鑑從薛史
丁卯契丹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約為父子之國改
元為天福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閏月丁卯薛史蓋據實
錄也通鑑從歐陽史
自燔于元武樓　案五代史闕文晉高祖引契丹圍
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覃懷京師父老迎
帝于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
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
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

以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

唐書第二十五

后妃傳

貞簡皇后曹氏傳

得李匡儔妻張氏　案原本避宋諱作李儔今據新唐書藩鎮傳增入

太后餞于汾橋　案原本作渭橋今據通鑑注改正

太妃劉氏　案劉太妃傳永樂大典闕全篇北夢瑣言云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于軍機

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憤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吾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于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李存信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塞外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五

代會要云同光元年四月冊爲皇太妃歐陽史云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案劉后傳永樂大典原闕北夢瑣言云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

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内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于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于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乃造其卧内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

夫人居正與以發明大臣布旨請册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于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惟寫佛經賜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饑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于塗粉優雜之間時為諸優朴扶摑搭竟為嚚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裹盛金合犀帶

四欲于太原造寺為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賃
而寢明宗聞其識即令自殺 案歐陽史作裨將袁
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而北夢瑣言作內臣劉建豐
亦傳聞之異辭也

淑妃韓氏 案五代會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冊以
宰臣豆盧革韋說為冊使出應天門登路車鹵簿
鼓吹前導至于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
宮受冊于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

德妃伊氏 案北夢瑣言云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
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

相馮道奉尊冊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拔巴堅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凶求離婚歸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家後為尼也案歐陽史家人傳夏氏在天成初以先朝宮人出歸夏魯奇家後賜李贊華與北夢瑣言微異　又案五代會要莊宗朝內職又有昭儀侯氏封沂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涼

國夫人司薄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胡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瑶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一月勅

和武顯皇后曹氏　案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為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一月隨末帝崩于後樓晋高祖使人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

宣憲皇后魏氏　案通鑑考異引唐廢帝實錄云宣
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
留戍平山得魏后又云明宗為裨將性濶達不能
治生曹后亦疏于畫落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五
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書
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謚于雲陽魏
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從嚴號祔
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等又覽
國史竊見元宗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
帝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閟元宮鴻圖

既屬于明君尊號咸追于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
祥沙麓貽慶河州三后最賢周母允成于天統[illegible]
妃有子唐宮先啟于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
泉之思久虛殷薦處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謚曰宣
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册命
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祔先祠則都下難崇
別廟既追尊謚合創閟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
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令商量上謚後權立同
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據歐陽史
云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師河南府

東立寢宮　又案五代會要所載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冊立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妃應順元年正月十三日冊爲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追謚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

人司飾郗氏封穎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篦傳氏封穎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倣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　案據通鑑云孔循陰遣人結王

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五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夫人應順元年四月為末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謚為哀皇后　案五代史無外戚傳據五代會要武皇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二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瑤英長公主降張延釗同光三年二月封明宗長女永寧公主降晉高祖第十三女興平公主降趙延壽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改封齊國公主至清泰三年二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安公主

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今攷會要所載亦多舛互如瓊華公主十國春秋諸書作太祖弟克讓之女會要以為武皇長女此傳聞之異辭也莊宗女義寧公主降宋廷浩廷浩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死見東都事略及宋史又王禹偁小畜集有宋渥神道碑云母義寧公主天福中晉祖以嘗事莊宗有舊君之禮每貴主入見輙其不拜時兵戎方熾經費不充惟公主之家賜予甚厚盡而復取亦無倦色一日晉祖從容謂貴主曰朕于主家

無所愛惜但朝廷多事府庫甚虛主所知矣今輦轂之下桂王為憂可命渥分司西京以豐就養因厚遺之且勅留使具晨昏伏臘之用至于醯醢率有備焉會要不載莊宗女是其闕略也歐陽史云延壽所尚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薛史趙延壽傳亦言其娶明宗小女為繼室而五代會要不載疑有闕文

唐書第二十六

宗室傳上

汜至渭橋　案歐陽史作渭橋疑傳刻之訛據通鑑

攷異引薛史亦作渭橋今仍其舊

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　案僖宗幸蜀以前武皇未嘗昭雪克讓無由復入宿衛出守潼關通鑑考異嘗辨其誤今考新唐書黃巢傳巢攻潼關將克讓以其軍戰關外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疑當時因齊讓之名與李克讓同遂致傳聞輾轉失實耳歐陽史秪據薛史原文不為辨正今無可復考姑附識于此

克修字崇遠　案歐陽史家人傳云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據薛史則

克修父名德成未嘗無名號也

平潞州　案新唐書僖宗紀中和三年十月李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銳死之與薛史李克修傳同薛史武皇紀又作十一月平潞州紀傳自相矛盾通鑑從克修傳作十月歐陽史從武皇紀作十一月

天祐十九年　案歐陽史作十一年

陷涿郡　案遼史太祖紀十二月癸亥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

武皇之諸弟也　案薛史不言克恭父為何人然明著其為諸弟所以別于母弟也歐陽史與克讓克

宰牽連而書疑未詳考

李存顥者　案歐陽史作養子存顥存實　又案薛史李嗣昭傳云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爲武皇母弟新唐書沙陀傳武皇有弟克勤通鑑注引紀年錄又有兄克儉而薛史俱無傳疑有闕文

樂閒平之德　案原本作閒平繹其文義當時用漢時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今改正

唐書第二十七

宗室傳下

永王存霸　案歐陽史云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祿而已趙在禮反乃遣存霸于河中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通鑑云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奔晉陽又云存霸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于府門之碑下

邕王存美　案通鑑云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薛王存禮　案薛史不言存禮爲武皇第幾子據五

代會要太祖第二子存美第三子存霸第四子存

禮第五子存渥第六子存乂第七子存確第八子

存紀與薛史所叙微有異同

申王存渥　案歐陽史存渥與存霸存紀皆莊宗同

母弟

爲部下所殺　案通鑑云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

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

後以郭崇韜壻爲莊宗所殺　案北夢瑣言云莊宗

異母弟存乂以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死

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密訪外
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冤罪其言怨望
又于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
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于婦翁能役使陰
物帽下名食物果實之類又蒱博必勝人有拳握
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
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
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于其家至是與存乂並
罹于禍．
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　案薛史及五代會要皆止

言莊宗有六弟考梁紀太祖有子廷鸞落落盧文

進傳莊宗又有弟存矩薛史宗室傳皆不載

魏王繼岌　案莊宗紀稱繼岌為第三子然莊宗長

子次子之名薛史與五代會要皆不載

又命為留守　案五代會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

為魏王

師徒潰散自縊死　案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後

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車在道而有鄴都

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

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馹倍道急行至興元縣逢魏

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俟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嘗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源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

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並莊宗子　案清異錄唐福慶

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亂莊宗諸兒削髮爲苾芻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爲公主厚待猶子賜予千計

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　案宋史趙上交傳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以上交爲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李澣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客與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素豪邁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嚴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爲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鎮節度判官從

榮及禍僚屬皆坐斥上亦由是知名

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為庶人　案通鑑明宗紀云乙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擁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

叩左掖門從門隙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床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以其首獻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五代會要云清泰元年十二月勅故庶人從榮獲罪先帝貽禍厥身已歷歲時未營宅兆雖彰在原之念宜從有國之規且令中書門下商量葬禮據太常禮院狀奏請准唐貞觀中庶人承乾流死黔州仍葬以公禮從之　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

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以所就之間須來問候請伏兵仗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誅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

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訊以其毀形難認復使中幘著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刄難逃觀者笑之

從璨明宗諸子　案五代會要以從璨為明宗第四子册府元龜作諸子與明宗紀同

從益名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　案薛史但載從益拒漢事攷宋史趙上交傳云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蓋獻款乃淑妃從益本意也歐陽史兩存之其事始備

俱賜死于私第　案五代史闕文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既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臣謹按隱帝朝詔史臣修漢帝實錄敘淑妃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蓋諱之耳

為閔帝所害　案通鑑云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李重吉幽于宋州又云遣楚匡祚殺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　案閔帝有子重哲

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見明宗紀歐陽史家人傳闕而不載今附識于此

雍王重美　案通鑑云洛陽自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又云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按重美傳永樂大典原本有闕佚今附錄通鑑于此疑通鑑所用即本薛史原文也

唐書第二十八

李嗣昭傳

小字進通 案原本作通進今從歐陽史改正

不知族姓所出 案歐陽史作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

初嗜酒 案歐陽史作初喜嗜酒吳縝纂誤云喜即嗜也疑贅喜字

武皇乃以嗣昭為昭義節度使 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十二月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眾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為

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掠軍聞潞州陷故也考

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為武皇子殊誤

嗣昭有子七人 案嗣昭有子七人薛史僅言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据繼韜附傳有弟繼達合數之恰得七人也

李繼韜傳

命為安義軍兵馬留後 案通鑑注云後唐改昭義為安義蓋為嗣昭避諱也歐陽史仍作昭義

裴約傳

即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 案歐陽史作李存審

据薛史莊宗紀亦作李紹斌疑歐陽史誤

李嗣恩傳

本姓駱　案歐陽史嗣恩本吐谷渾部人而薛史不載疑有闕文

戰契丹于新州歿焉　案遼史太祖紀二年三月合戰于新州東殺李嗣本之子武八攷武八本嗣恩子而遼史以為嗣本子蓋傳聞之誤

李存信傳

存信本姓張　案梁紀作張汚落蓋本名汚落賜名存信

唐書第二十九

李存孝傳

李存孝　案新唐書存孝飛狐人與歐陽史同薛史闕載

又歸款于汴　案舊唐書以存孝據邢州為大順元年事考存孝至大順二年始領邢州節鉞在元年無由得據邢州也舊唐書蓋因平潞州事而牽連書之耳新唐書與歐陽史並從薛史

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　案新唐書王鎔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

討存孝

位至將帥 案歐陽史作位至將相吳縝纂誤云存孝本傳止爲邢州留後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

李存進傳

本姓孫 案歐陽史太祖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

父佺 案九國志孫漢昭傳云祖昉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軍節度使據薛史則存進父自名佺未嘗爲刺史與九國志異

漢韶傳

為洋州節度使　棠九國志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瓌寶之文非無故事

孟知祥以漢韶舊人尤善待之　棠九國志漢韶與知祥叙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于此何樂如之于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

李存賢傳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啟忠父惲

案九國志李奉虔傳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賜姓李氏攷薛史作許州人又作父惲不載其官爵與九國志異

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案吳縝纂誤據梁末帝紀及莊宗本紀當作十七年

汴軍退　案歐陽史作擊退梁兵吳縝纂誤云朱友謙苻存審劉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而存賢獨有功乎今攷薛史

止作汴軍退不言存賢擊退軟歐陽史為得其實

丙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案九國志梁人攻上党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敵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與薛史異

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案存賢為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蓋因角觝而得郡也歐陽史改薛史賞爾一郡為與爾一鎮以為盧龍節度使殊非事實

唐書第三十

王鎔傳

紹鼎卒子景崇立　案新唐書藩鎮傳紹鼎卒子幼

未能事以元逵次子紹懿為留後紹懿卒乃復授紹鼎子景崇與薛史異

遣使求救于幽州　案舊唐書云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請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于南部鎔求援于幽州

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為鎔援　案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趙王鎔方在幼沖而燕軍寇北鄙王遣將拒之有勇士陳力劉幹捘刺軍門願以

五百人嘗冦冀日力卒于鋒刄之下乾唱凱而還

据薛史鎔方以燕帥爲援未嘗與燕軍戰疑耳目

記傳聞之誤

館于寶壽佛寺　案歐陽史作館于梅子園

則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　案太平廣

記引劉氏耳目記云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眉目

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

悦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

應即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趙王既免燕王

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

畝仍恕其一死奏授光祿大夫

鎔畀辭厚禮以通和好　案新唐書羅紹威諷鎔絕

太原共尊全忠鎔依違全忠不悅

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祖　案新唐書李嗣昭

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

引軍攻鎔周式請見全忠全忠即出書示式曰嗣

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

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能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

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

當時為盛　案新唐書云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

毋亡鎔始黷貨財此事薛史不載

王處直傳

王處直　案薛史王處直傳永樂大典止存王都廢立之事而處直事闕佚今考舊唐書列傳云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存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為帥乃權知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于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使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隣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

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覩階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于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溫因表授𣏌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偽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歸于莊宗後十餘年爲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王都傳

和昭訓爲都籌畫　案宋史趙上交傳作和少微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　案通鑑作青徐潞益梓五帥胡三省注云是時青帥霍彥

感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
薛史有岐帥而無益帥與通鑑異歐陽史從薛史
唐書第三十一
康君立傳
君立等乃夜謁武皇　案通鑑考異引趙鳳紀年錄
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且譁于太祖之
門疑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用通鑑作潛詣蔚
州說克用皆以薛史爲據
賜酖而殂　案通鑑考異引唐遺錄作君立被杖死
與薛史異

史建瑭傳

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　案歐陽史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薛史作三百騎薛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李承嗣傳

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　案十國春秋吳列傳太祖署為淮南行軍副使

史儼傳

儼與騎將安福順等　案史儼授兗鄆在乾寧二年冬薛史梁太祖紀正月擒蕃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文有訛字

故儼等盡其死力　案十國春秋云儼累官滁州刺史

蓋寓傳

廉不衛從　案通鑑光啟二年駕幸興元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煴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又通鑑考異引紀年錄云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

所為将斬之以徇大将盖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偽詔械其使馳檄喻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途六軍變擾遂至蒼黄而晏駕不知弑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册立改元大赦者李煴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撝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吕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之土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現住巴梁宿衛必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駭

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熒惑藩鎮凌弱廟

朝云云案此事甚有關係不知薛史何以不載今

附錄于此

唐書第三十二

周德威傳

小字陽五　案葛從周碑作楊五

有陳章者以驍勇知名衆謂之夜义言于叔綜曰晉

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　案歐陽史

作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

史與薛史微異

生獲以獻　案通鑑作以戟擒之與薛史異

德威前軍營横碾　案莊宗紀作黄展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

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案歐陽史祗載德威勉諭其衆即告莊宗曰賊兵甚鋭未可與争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事攷下文有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紀載殊不可闕

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　案遼史周德威初至鎮盧文進引遼師攻之城幾陷以救得免此事薛史列

傳不載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叉于背縶而遣之　案通鑑從莊宗實錄作擒其斥候者數十人皆斷腕而縱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案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恕見在宗城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　案遼史太祖紀神冊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關之西戰于西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衆三十

萬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

符存審傳

符存審　案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為傳蓋存審子彥卿有女為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

以功遷領邢洺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領邢州團練使

秋邢州闕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始改邢州為安國軍據薛史此傳則晉人得邢州即改軍額疑會要誤也詳見通鑑考異

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　案歐陽史鄩以爲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

符彦超傳

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吕鄭謀殺彦超與留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薛史作存霸謀殺張憲彦超兩史紀載微異

彦超告諭三軍　案宋史張昭傳云昭爲張憲推官莊宗及難鬧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彦超合戍將應之憲死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彦超彦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爲榜安撫軍民

唐書第三十三

郭崇韜傳

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

引兵急攻之

以河為界無相侵寇　案歐陽史作諸將皆言隔河

難守據薛史則請以河為界者李紹宏一人耳與

歐陽史異

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　案册府元龜云同光中崇

韜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

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于贊朕丕基登茲大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潜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迫中都嘯聚羣黨窺淩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算斯即何須冒刃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常

陽請歸上將又稱梁汜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阻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為蜀帥　案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盡輦內藏之寳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靳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衍玩用直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吾家之物焉用獻為魏王入城翼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于市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駙馬不可復乘　案通鑑作扇馬攷胡三省注引薛史亦作駙馬今仍其舊

唐書第三十四

趙光逢傳

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趙隱傳云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考薛史作右僕射與舊唐書異

光逢與弟光裔　案舊唐書光裔光啟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

誥季述廢立之後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
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
議者目之為玉界尺　案歐陽史時人稱其方直溫
潤謂之玉界尺
僖宗朝登進士第　案原本作昭宗朝登進士第據
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翰林承旨　案舊唐書云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
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
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
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

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舊唐書所載光逢爵秩歟薛史為詳今備錄之

時有道士許巖士 案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入

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 案歐陽史柳璨與光逢有舊恩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榜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與薛史微異

光允傳

光允光逢之弟也　案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為後唐相者光允也薛史原本避宋諱稱光允為光裔以混二人為一今改正

亦登進士第　案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

鄭珏傳

登進士第　案歐陽史云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

張全義皆有力焉　案歐陽史云梁諸大臣以全義

故敖薦之

貞明中拜平章事　案通鑑考異引唐餘錄云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郎鄭珏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　案古今事類云鄭珏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道與贍華美小字十九即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考珏以光化中登第歷相梁唐而古今事類以為唐昭宗時作相誤也

崔協傳

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　案北夢瑣言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李琪傳

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故李琪祖名敬方其父不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案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

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拔思恭為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齊魯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　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

冠蕩析琪藏跡于荊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今攷梁書李珽傳珽歷爲成汭趙匡凝掌書記蓋昭宗末年珽琪兄弟皆客荊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

戎馬四百匹　案原本作四千今据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歐陽史作少傅

唐書第三十五

丁會傳

稱疾者累年　案通鑑考異謂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考朱珍朱讓諸人先後爲梁祖所殺丁會蓋鑒于前事也

會以潞州歸于武皇　案北夢瑣言云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祗候吾將乘馬欲出園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閻寶傳

梁祖以寶爲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祖時

為諸軍都虞候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與薛史詳畧先後互異

符習傳

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　案宋史顏衎傳天成初為鄆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為獻賀衎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尋為吏所訟習遽名衎詰之幕客軍吏咸以為辱及正人習甚悔為即表為觀察判官且塞前事

由是罷歸京師　案通鑑習自恃宿將議論多抗安重誨故重誨求其過奏之

飛揚痛飲　案原本作飛鷹今改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鷹字蓋揚字之訛今改正

烏震傳

移易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冀州

詔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太師

王瓚傳

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　案歐陽史云瓚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皆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耶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據薛史則瓚以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

未嘗遷秩也

張溫傳

張溫　案溫于潼關擒劉沆見梁紀此傳不載

唐書第三十六

李襲吉傳

李襲吉　案北夢瑣言作李習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應新纂作應廣文舉不第

出宰榆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

面拾諭之優賜特異　案北夢瑣言云習吉從李克

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

上事北省以崇之据薛史則龔吉先授諫議非至入奏時始授也當由先經奏授至入奏時復于本省上事耳北夢瑣言多傳聞之辭故有互異

及翔為報書詞理非勝 案通鑑考異引唐末見聞錄載全忠回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年青山又擒列將盖梁之書檄皆此類也

荆南有鄭準 案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未第時佐荆門上谷蓮幕乘書走檄不讓古人秉直去邪無慙往哲考準為成汭書記汭封上谷郡王

鳳翔有王超 案北夢瑣言云唐末鳳翔判官王超

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翺翔後
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

王緘傳

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　案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
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
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
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
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

李敬義傳

移吾片石　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册府元龜增入

可責授衛尉寺主簿　案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勅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勅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勅則有先後也

圖唐史有傳　案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及登朝驟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

地為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為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谿谿上結茅屋名曰休休亭常自為記云臣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

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
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
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
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
方忝綸閣此豈蹤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
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
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徵拜戶部侍郎皆
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來輿即時奔問
從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
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

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忿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揖圖小瑕以泯大節良有以也

盧汝弼傳

盧汝弼　案通鑑汝弼范陽人宣和書譜汝弼字子諧祖綸唐貞元年有詩名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為世胄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

建國前卒于晋　案宣和書譜贈兵部尚書

李德休傳

李德休　案原本作德林今改其字表逸林字蓋休字之訛今改正

蘇循傳

表聖上與私之明　案舊唐書云蘇楷目不知書僅

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

唐書第三十七

安金全傳

以老病退居太原　案遼史安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此事薛史不載

安元信傳

安元信　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薛史並為立傳今附識于此

安重霸傳

特見委信　案北夢瑣言重霸為簡州刺史賞貨無

厭
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少主臨幸而韓昭
贊成之　案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承休請
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
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
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風土
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
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衛隊從行
狼狽而旋　案九國志作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
力諫而止與薛史異

買由文山路歸蜀　案九國志作取路以歸蜀文義
較爲明晰
弟重進　案玉堂閒話作季弟道進
以試劍殺人奔淮南　案玉堂閒話云安道進性兇
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列于翊衛後携劍
南馳投于梁祖梁祖壯之俾隸淮之鎮戍復以射
殺掌庾吏逃竄江湖淮帥得之擢爲裨將
又殺人奔歸洛陽　案玉堂閒話云蜀破道進東歸
明宗補爲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
劉訓傳

及王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　案通鑑劉訓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吴吴人遣水軍援之

袁建豐傳

轉突騎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突陣指揮使

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案歐陽史作孟謙

加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作太尉

西方鄴傳

為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疑原本脱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

薛史同近人撰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本通鑑考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鄴傳本于薛史有可徵信也

唐書第三十八

孟方立傳

孟方立　案歐陽史作邢州人通鑑作洺州人

自稱留後　案舊唐書僖宗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與薛史異

援兵不出　案通鑑云全忠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案薛史孟方立傳永樂大典闕佚今就通鑑考異所引用者錄之僅存梗槩考新唐書列傳云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吴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晸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後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関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欲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為亂欲銷懦之乃從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

并潞州表克修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義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洺無虛歲地為鬬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旬兵于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

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僅其二將被斧鑕狥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怨性剛急待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頓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為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

命王處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宏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處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為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為汾州刺史歐陽史云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綜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綜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張文禮傳

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决大事 案遼史太祖紀天贊元年四月癸亥張文禮求援五月丁未張文

禮卒其子處瑾遣人奉表來謝所紀年日與薛史異

董璋傳

璋率所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　案九國志趙季良傳云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狼戾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既而璋果敗

璋軍大敗　案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雖縱橋前頗爲

所挫廷隱偽遁璋遂之知祥與張公鐸繼進璋軍
亂不成列廷隱整陣與知祥合擊之璋軍大敗

唐書第三十九

張全義傳

初名居言　案新舊唐書作張言薛史李罕之傳亦
作張言與此傳異

表全義為河南尹　案張齊賢撰齊王張令公外傳
云初過三城謁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覩
王之狀貌待之殊厚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
勉之爽既沒王漸貴追思曩昔見知之恩未嘗報

乃圖其形像於其私第日焚香供養之至于終身

案諸葛爽死全義親逐其子而據其地乃復懸像事之以明其不背本此剽賊欺人之術耳

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王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内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尚衣青婦人皆青絹為之取其新麥新繭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聲妓等閒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爾其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

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賓客觀之名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名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耡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伴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伴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為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飢民王誠信每水旱祈禱必具湯沐素食別寢至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遇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畏師塔也在龍門廣化寺

王卽依言而開塔未嘗不澍雨故當時俚諺云王
禱雨買雨具
全義苦之　案新唐書李罕之傳云張言善積聚罕
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猒罕之拘河
南官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所邀
與薛史互有異同齊王外傳云罕之鎭三城知王
專以教民耕織爲務常宣言于衆曰田舍翁何足
憚王聞之蔑如也每非尺書于王求軍食及縑帛
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
爲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之曉

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

數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　案齊王外傳云王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戶至數千王命農隙每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起坐進退之法行之一二

年每以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三二千共得丁夫閑弓矢者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閑市人賊錢于無藉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歸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

移全義為天平軍節度使　案齊王外傳云梁祖兼四鎮王累表讓兼鎮蓋潛識梁祖姦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爾

媪勿多言　案齊王外傳云梁祖猜忌王慮為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數四夫人儲氏面請梁祖得免梁

祖遂以其子福王納齊王之女

莊宗撫慰久之　案齊王外傳云再上表叙述屢為朱梁窺圖偶脫虎口逼為親且非素志乞雪數句云伏念臣曾栖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未蒙昭雪復下詔雪之今亦見洛陽縉紳舊聞記

郊禋禮畢　案歐陽史作全義再朝京師吳縝纂誤嘗辨正之

憂懼不食　案通鑑全義力請明宗出師及聞明宗兵變故憂懼與此微異

斯亦良玉之微瑕也　案五代史闕文梁乾化元年

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梁史稱
上不豫厭秋暑幸宗奭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
政亭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
全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恥欲
剸刃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
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
頃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廼
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
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書姦也
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罪以垂誡

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亂萌矣況全義本出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為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爽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斲喪唐室惟勤課勸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為友珪所弒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于

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鄭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爲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畧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縱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譖貫于枯木之下朝野寃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

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賊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朱友謙傳

璠冒刄獲免逃歸于汴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李璠為節度使凡五月為部將朱簡所殺據薛史則璠逃歸于汴未嘗見殺也通鑑從薛史

待遇同于己子　案歐陽史作錄以為子

中懷怏怏　案歐陽史作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吳縝已辨其誤

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帥請節鉞于梁不獲　案歐陽史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通鑑從歐陽史

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于平陽大破之　案歐陽史晉王出澤潞以救之追懷英于解州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

詔繼岌誅令德於遂州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　案吳縝纂誤云史彥瓊傳友謙有子建徽被殺傳止

述二子亦闕文也

唐書第四十

霍彥威傳

養為己子　案通鑑注以彥威為霍存之子與薛史異

彥威從入魏州　案歐陽史明宗擁兵入城彥威獨不入與薛史異

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攺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案歐陽史彥威從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攺朱守殷反明宗遣范延光馳兵斬之非由彥威之

力宜以薛史所載為得其實

輟朝三日　案五代會要天成四年六月敕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勛名顯著宅兆已營度遵定謚之規俾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

王晏球傳

號曰靂子都　案清異錄宣武靂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

是歲王都據定州　案通鑑遣人説北面副招討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

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

高行周　案歐陽史作高行珪

率勇騎五千　案歐陽史作七千騎

時年六十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二

朱漢賓傳

立為雁子都　案此追叙梁祖攻兗鄆事歐陽史改作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則失其事之前後矣吳縝嘗辯其誤歐陽史誤以雁子都為梁軍名

謚曰貞惠　案五代會要作正慧引太常博士林遜

議曰漢賓散己俸以代京逋濟疲俗而臻富庶所涖之地綽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謹案謚法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慧請謚曰正慧從之薛史及歐陽史俱作貞惠未知何據

劉玘傳

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　案通鑑考異引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劉玘王延順物以其違亂將之命來歸編遺錄斬李洪敕云始扶劉玘既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則褒

州何以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

唐妄云斬亂以自誇大耳

周知裕傳

清泰初卒于官　案歐陽史作應順中卒

唐書第四十一

李建及傳

改匡衛軍都校　案歐陽史作匡衛指揮使

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　案

通鑑作木甖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與薛史

異歐陽史作以大甖積薪自上流縱火與薛史同

高行珪傳

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率部下攻行珪 行珪遣地行周告急于周德威 案歐陽史行珪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 行珪乃降是行珪先求救于晉而後降也薛史作降晉後告急微有異同

王思同傳

為帳下軍校 案歐陽史作銀胡䩮指揮使

飛騰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飛騰都指揮使

位至鄭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

以五絃技見思同 案歐陽史作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

又令推官郝昭 案歐陽史作郝詡通鑑從歐陽史

索自通傳

末帝深銜之 案通鑑自通至鎮承安重誨指藉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

唐書第四十二

安重誨傳

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衆云　案歐陽史作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　所載異詞

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未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五代史闕文明宗命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奮檛擊重誨于地重誨曰

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爲朝
廷之患言終而絶臣謹案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
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書嗚呼
重誨之志節泯矣謹附識

朱弘昭傳

敬瑭聞其言即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
案歐陽史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還軍重誨亦
以被譖召還

朱洪實傳

朱洪寔　案歐陽史作朱宏實

是時義誠與宏實同于庫中商論用兵利害 案歐陽史云洪實見軍士無鬭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二心

康義誠傳

鎮邠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汾州

長興末加同平章事 案玉堂閒話云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詢其姓氏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

欒彥稠傳

充河中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受詔與延州節度使　案原本有闕文歐陽史作靈

武康福

唐書第四十三

豆盧革傳

豆盧革　案寶晉齋法書贊載豆盧革田園帖云大

德欲要一居處畿甸間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兩

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卻

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

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畏強藩避罪咎蓋慄慄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田客賊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樞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草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靦面正朝者不能致搏擊之誅而反竊貢秉旄之侫唐之不競有自來矣

盧程傳

祖懿父蘊歷仕通顯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似誤

時任圜為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婿也　案歐陽史誤
作莊宗姊婿也

趙鳳傳

表鳳為判官　案歐陽史云守奇率鳳去為鄆州節
度判官

以為護鑾學士　案五代會要作護鑾書制學士

拜鳳中書舍人　案歐陽史云莊宗即位拜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

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李之儀姑溪居士集云
鳳為莊宗實錄將何瑛論劉昫疏不載昫既相遂

引鳳共政事

李愚傳

歷許鄧觀察判官　案歐陽史作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作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吳縝嘗辨其誤據薛史愚代趙鳳爲相非繼任圜也

時賜帷帳茵褥　案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敝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

如此詔賜絹百疋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三事

俱罷相守本官　案錦繡萬花谷云愚為相迂濶廢

帝謂愚等無所事常日為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

無所用心

任圜傳

嗣昭為帥于軍圜代總其事　案歐陽史作嗣昭戰

歿圜代將其事

先是使人食劵皆出于戶部　案通鑑作館劵

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為所沮　案通鑑安重誨與

圜爭于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

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清泰中制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愍帝即位贈國太傅薛史作廢帝清泰中未知孰是

唐書第四十四

薛廷珪傳

累歷臺省　案舊唐書大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

昭宗還洛陽徵為禮部侍郎　案舊唐書光化中復

為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

拜尚書左丞

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　案新唐書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除太子少師致仕　案通鑑廷珪與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

崔沂傳

崔沂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潤

劉岳傳

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　案歐陽史謂其事出鄙俚兩史褒貶微有異同

子温叟仕至御史中丞　案東都事略温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宋史云晉少帝時温叟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温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温叟既受命歸爲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温叟曰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温叟拜受泣下案岳仕梁已爲翰林學士　宋史作仕後唐歷內署徼異

封舜卿傳

封舜卿　案原本有闕文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蓨縣舜卿字贊尚書渤海縣男唐書有傳

舜卿從子渭　案世系表渭字希叟

竇夢徵傳

同州人也　案通鑑作棣州人

左授外任　案玉堂閒話夢徵抱麻哭於朝翌日謫掾於東州通鑑采用之據梁末帝紀夢徵貶蓬萊尉

卒贈禮部尚書　案玉堂閒話云竇失意被譴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為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

歸藹傳

及升朝遍歷三署　案以下疑有闕文据舊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七月宴于文思殿朱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疑丙寅制金紫光祿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責授棣州司馬

侍御史歸靄語責授登州司户坐百官傚全忠也此事應見薛史今無可考

孔邈傳

孔邈　案孔邈傳永樂大典中僅存一條考冊府元龜云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為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蓋冊府元龜兼采後唐實錄之文與薛史異孔邈在後唐不應一無表見今無可復考謹錄原本如右

張文寶傳

信風至淮南界　案通鑑作風飄至天長胡三省注
疑天長地不通海薛史作淮南界為得其實

陳乂傳

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　案通鑑作
閏月以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為給事中充樞密
直學士與此傳互有詳畧

劉贊傳

劉贊　案通鑑作劉瓚

刑部侍郎　案通鑑作兵部侍郎

改秘書監燕秦王傅　案冊府元龜秦王為元帥秦

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焉

掩泣固辭竟不能止　案通鑑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爲清用王傅爲左遷以職事有閒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閒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豫其禍故求脫耳

悉令秉筆賦詩　案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篇章凡

門客及通謁遊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題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

令每月一度至衙　案言行龜鑑載劉贊諫秦王曰殿下宜以孝敬為職浮華非所尚也秦王不悦戒閽者後弗引進

唐書第四十五

張憲傳

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即位壇　案歐陽史作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侯亟毀壇以為場與薛史異通鑑從歐陽史

李存渥自洛陽至 案歐陽史作永王存霸攷唐家人傳存渥與劉皇后同奔至風谷為部下所殺是存渥未至太原其至太原者存霸也是傳作存渥疑誤

事茍不濟以身徇義 案東都事畧張昭傳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茍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

王正言傳

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 案通鑑正言索馬不能

得乃卽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

崔貽孫傳

崔貽孫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貽孫字伯垂

祖元亮　案世系表元亮字晦孫虢州刺史

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　案北夢瑣言崔貽孫年

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

喜得小惠

孟鵠傳

鵠自祖膺勾官擢爲客省副使　案北夢瑣言作三

司勾押官

劉延皓傳

父茂成　案歐陽史作茂威

延皓即劉后之弟也　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與薛史異歐陽史與薛史同

出為鄴都留後　案歐陽史作天雄軍節度使

劉延朗傳

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　案歐陽史廢帝既立以延朗為莊宅使

唐書第四十六

元行欽傳

令行欽攻大恩山　案歐陽史作大安山攷通鑑注

引薛史亦作大恩

矢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窮來降　案通鑑考異引

周太祖實錄云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

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

行欽爲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據薛史行欽

未嘗自稱留後實錄誤也

縣令裴進折其足　案歐陽史作虢州刺史石潭折

其足

夏魯奇傳

莊宗不滿千騎　案歐陽史作莊宗以百騎覘敵遇

鐵作百餘騎

汴人伏兵萬餘　案通鑑作伏兵五千

莊宗壯之賜絹千匹　案九國志趙庭傳王彥章守

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爲莊宗所獲

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姓也其材可用遂

釋之

移鎮遂州　案九國志李仁罕傳云夏魯奇稟朝廷

之命繕治甲兵將圖蜀孟知祥與董璋謀先取魯

奇令仁罕攻遂州

兵盡食窮　案九國志李肇傳蜀師圍夏魯奇于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之唐師不得進

李嚴傳

以嚴為三州招撫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即馳騎入益州　案歐陽史仍薛史作益州吳縝纂誤云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即改為蜀都後遂升為府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害之　案九國志王彥銖傳

李嚴之為監軍也竊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
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

李仁矩傳

璋自率凶黨以攻其城　案九國志李良傳云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李良言于孟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倘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將安出良曰我甲兵雖眾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閬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蓋董璋之攻閬州其謀

皆由于知祥也

移鎮陜州　案通鑑潞王至靈寶思立謀固守陜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棒聖五百騎戍陜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是棒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

康思立傳

贈太子少師　案歐陽史作太子少傅

張敬達傳

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太原四面招

討使

遂斬敬達以降　案契丹國志楊光遠謀害張敬達諸將高行周陰爲之備敬達疎于防禦推遠行周等清晨光遠上謁見敬達左右無人遂殺之

唐書第四十七

馬郁傳

其先范陽人　案尹洙河南集韓重華誌銘作燕客馬彧韓琦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亦作幕吏馬郁攷宗人說郛載韓定辭唱和詩俱作馬彧與薛史異惟雲谷雜記從通鑑作郁與薛史同

慕容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以

此妓奉酬　案太平廣記作韓定辭請馬郁為賦

與薛史異

陳列於前食之必盡　案太平御覽引後唐書作陳

列于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

司空題傳

德倫遣題先奉狀太原　案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

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歸燕且異傾邪之

行

都虞侯張裕擒其家奴以為通于梁遂見殺　案通

鑑晉王責趙曰自吾得魏博廢事悉以委公公何
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耶揖令歸第是日族
誅于軍門

馬縞傳

攷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　案馬縞傳原本殘闕歐
陽史云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據薛史縞爲國子
祭酒已八十餘矣與歐陽史異又直齋書錄解題
云中華古今注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攷歐陽史
雜傳亦不載馬縞爲太學博士

張格傳

格易姓名流轉入蜀　案舊唐書張濬傳云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計濬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冀存後嗣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千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荆江上峽入蜀

蜀平格至洛陽　案舊唐書云任圜携格還洛格感葉彥之恩訪之身已歿厚卹其家又考張濬第三子仕吳改名李儼見九國志

許寂傳

尤明易象　案太平廣記云寂學易于晉徵君

周元豹傳

骨法非內衛太保歟　案以上疑有脫誤北夢瑣言作骨法非常此爲內衛太保乎

唐書第四十八

張承業傳

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　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

舉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譚也　案通鑑攷異引秦再思洛中記異云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

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輙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閹官不受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為大王立萬年之基爾

以疾卒于晉陽之第　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邑邑成疾不復起

謚曰貞憲　案歐陽史作正憲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

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案莊宗實錄叙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馬紹宏傳

馬紹宏閹官也　案莊宗作李紹宏蓋嘗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　案宋史趙上交傳南遊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為判官攷紹宏為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薛史不載

內勾之目人以為是妖言　案下有闕文據通鑑李嗣源為讒言所屬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孟漢瓊傳

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　案通鑑遣漢瓊徵從厚

且權知天雄軍府事

唐書第四十九

毛璋傳

璋據城歸莊宗　紫玉堂閒話云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嘗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劍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

州刺史後竟帥滄海

授滄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華州

段凝傳

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　案歐陽史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據此則凝監河上軍為梁祖時事通鑑考異云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必兵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此必均王時事也

凝椅據彥章之失以間之　案通鑑彥章棄鄩家口
復趨楊劉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于清邱縣南
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
尤其深入

中貫其負　案此句原本疑有脫誤攷冊府元龜與
薛史同今仍其舊

孔謙傳

孔謙　案通鑑作魏州人

半年俸復從虛折　案以下原闕北夢瑣言云明宗
即位誅租庸使孔謙等孔謙者魏州孔目莊宗圖

覇以供饋兵食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剥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

唐書第五十

康延孝傳

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園合勢攻之　案九國志李延厚傳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會李仁罕討之將行誓士卒曰令出師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忠奮者立東廂衰疾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遂延孝西寨

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

朱守殷傳

自謂沉厚 案以下疑有闕文據歐陽史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

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宗敬 案歐陽史云守殷將叛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洺州長史

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 案儒林公議云朱守殷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叙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

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覔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率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為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乙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攷守殷之叛歐陽史通鑑與薛史無異辭而儒林公議以為守殷本無反心為重誨所陷蓋傳聞之互異也

楊立傳

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　案通鑑作發安義兵

三千戍涿州

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　案通鑑作李紹榮

張虔釗傳

遼州人也　案九國志云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

檢校尚書左僕射

累補左右突騎軍使　案九國志云莊宗嘗以偏師

取鎮陽命虔釗率騎為先鋒屢挫賊鋭遂陷其城

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案北夢瑣言云虔釗鎮滄州

日因亢旱民飢發廪賑之方上聞帝甚嘉奬他日

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

俱送款於蜀　案北夢瑣言云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

彥釗無功而還　案九國志云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彥釗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營俄而趙匡贊侯益請師出師撫定三秦因命彥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出于午谷會于雍州廷珪始出于午谷聞

匡贊爲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叶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欵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延棖累以雲氣不利爲諷保貞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寳雞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二